



石头迷宫中的神秘踪迹

——走近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

本报记者 杜洁芳



阿敦乔鲁墓地

2012年6月,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查干乌苏山口南麓山前台地草原上,风景如画。如往常一样,当地牧民赶着牛羊去放牧,却看到不远处有人影闪现。他们一行三五人,拉着设备,带着机器,准备在附近“安营扎寨”。习惯了人烟稀少的革命不知道,因为这一行人的到来,草原上的巨石堆将揭开千年不解的谜团。

遗址可能是居住址和墓葬区的共存之处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阿敦乔鲁遗址进行的大规模田野发掘。“早在2010年,在对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遗址做全面梳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遗址,那时它已经被当做墓葬区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名称叫‘温泉阿敦乔鲁石栅墓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阿敦乔鲁遗址发掘领队从德新说。但是再一次的查勘,却有了惊人的发现。通过对地表的勘查和阿敦乔鲁墓葬区形制、地势以及周边环境的审视,这里不应该只是一个墓葬区。“地处盆地,附近有水源,完全适合人类居住。所以我们进行了大胆推测——阿敦乔鲁极有可能是同一类人不同类型的遗迹,即居住址和墓葬区的共存之处。”从德新说。

推测一旦被证实,这里将是新疆地区青铜时期非常重要的种类比较完整的遗迹。随即,考古发掘陆



石栅墓中出土的陶器碎片

续展开。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队对阿敦乔鲁遗址进行了试掘,结果出人意料地令人兴奋——遗址尚存人类居住址。2012年,阿敦乔鲁遗址迎来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充满了诸多猜想的石头迷宫即将找到开启大门的钥匙。

摆出石阵、伫立石围,何人所为?

阿敦乔鲁遗址及墓地位于距温泉县城西约41公里处的阿拉套山南麓浅山地带。遗址周围有成片的花岗岩块,分布在丘陵和低谷之间,一直延续至南部的博尔塔拉河北岸。不知从何时开始,这块土地有了人类的踪迹。他们将巨石破解成片状摆出了大大小小的矩阵,留下了几十处举行某种仪式的石堆……究竟是什么人,哪个族群在这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最后又因何离开了这里?

考古人员试图解开这些谜团,还原遗址的本来面目,可惜的是,石栅墓石棺留给他们的线索并不多。

根据初步调查,遗址面积近7平方公里。中心部的丘陵(小山)海拔2525米,环绕丘陵东、南、西、北4个方向,均有石构建筑的分布,共11组。石构建筑均由大石块组成的双石围为标志,石围基本为方形或不甚规整的方形,长度在8至22米,在丘陵四周也有其他形状的石围建筑遗迹。

墓葬区位于南部的平坦之处,目前可辨识出的墓葬有60余座。类型有石板墓和石堆墓两种。石板墓均为方形石围,土坑墓穴,墓底有石棺,最大的石围边长10米。但是奇特的是,这些墓葬几乎都不见了完整的人骨,唯有墓地北部的一处墓穴尚存。而且,该墓葬与别的墓葬有着不同规格。它的四周由石板围成方形,四壁由人工修整的4块石板构成,墓口附近摆着小卵石作为标志,墓主人手中持有羊距骨,盖板石表面保留着厚约3厘米的黄膏泥,石棺内使用的是由直径约13至15厘米的树干榫卯而成的木质葬具。“这在其他墓葬中是没有的。”从德新介绍,“据测定,墓主人为3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随葬品相对丰厚,有包金耳环、陶罐等,可见墓主人身份极为特殊,猜测可能为族群领袖之类的人物。”但是,如此众多墓葬中为何仅有此处存有完整人骨,其他墓葬不是肢解葬就是空空如焉?

在发掘出的墓葬中,考古队员还发现了迁葬、肢解葬、火葬等现象。“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多数墓葬中无完整人骨的原因了。居住于此的先人也许发现了更适合居住的场所而迁居别处,将墓穴中的遗骨一并迁走。”从德新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除了墓葬,此次还发现了人类居住的迹象。在发掘的3座房址中,有一座可以看出丝丝端倪。它为长方形,由石块组成的双石围构成,南部有向外突出的石砌门道。房址内遗迹呈中轴对称分布,均由石块构成,基本可以划分出4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显示出不同的功能分区,而且,房址内还存有数座窑穴,当时先人居住的情形可见一斑。

既有居住址,又有墓葬区,该是哪个族群留下的?根据碳-14年代测定显示,阿敦乔鲁

遗址和墓葬的年代为公元前19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之间,距今约4000年,这在新疆的青铜时代遗址中属于年代偏早的。根据中国北方、西方族群的记载,即便最早见于先秦史籍中记述商周王朝对“丁零”(又称狄历、翟等)的战事,也是公元前约1200年的事。4000年前的历史在史书和传说中都未有只字片语。族群还是个谜。

不过,根据与其他遗迹的比较和对遗迹本身的测定,考古人员有这样的猜测:“从人骨的测定来看,这个族群属于欧罗巴人种,白人种。从遗址的位置来看,它靠近乌拉尔山以东,青铜时代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与新疆天山西部的其他遗迹有很大联系,据此可以推测生活在阿敦乔鲁遗址和其他遗迹的先人属于长期相互交流的族群,也许都有可能是一个人种。而且在新疆地区很早就有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的活动踪迹,它们交错杂居,互相往来,由此可以推测,在几千年的时空更迭中,有不同的、没有任何血缘联系的种群先后在该遗迹生活。”

此外,考古人员在小墓穴中还发现了欧亚草原最具典型性的石人。它们集中分布在墓地的南部。

一个墓地多种葬式极为罕见

有关专家认为,阿敦乔鲁考古工作的学术意义在于首次在新疆确认了相互关联的青铜时代的遗址(居住址)和墓葬,首次对此类建筑遗迹进行发掘并初步确认其性质;出土了一批具有自身特点的遗物,对确定遗址文化性质有很大帮助。

由于时代和自身的文化特点,阿敦乔鲁或许将成为改写以往认识的基础。比对其他材料,会发现具有此类特征的墓葬在哈萨克斯坦的七河流域曾有发现,而居住址则未见报道,属于新发现的类型。阿敦乔鲁遗址所在的温泉县,其西、北面均与哈萨克斯坦接壤,这些地区的居民可能很早就已往来。

从德新认为,新的收获得以全面准确地认识博尔塔拉河流域的古代文化。

在此次发掘的墓葬中,除了发现带有木质葬具和陪葬品相对丰富的重要墓葬之外,还有多墓穴共处一围的普通墓葬,显示出该墓地层级的复杂性。考古工作者还发现并确认了不同的葬式,如侧身屈肢葬(一次葬)、火葬、二次葬、迁葬和肢解葬等。一个墓地中有各种葬式,这在新疆是比较少见的。此外,墓地建成时间也有一定差距。墓地大体上从北向南延续,北部的年代可能偏早。在墓葬的构建形式上,也有一些变化。如北边墓葬深,且有规则的石柩;南边墓葬浅且不规则,大石板几乎无法找到而被代以卵石。这些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前,对阿敦乔鲁遗址乃至博尔塔拉河流域的考古发掘还处于起步阶段,进一步的研究规划已明确,并被列入国家的相关规划之中。据了解,今年阿敦乔鲁考古工作主要有两个计划:一是拟订博尔塔拉河流域的综合考古计划。阿敦乔鲁遗址位于该河的中上游,以此为切入点,摸清该流域中同类遗址的数量和分布,首先开始向上、中游展开调查。二是在去年发掘的F1、F2、F3等较大的居住址的周边,对较小规模的居住址做详细的解剖发掘,研究形制相同、规模不一的居住址内涵上有没有差别,以便更好地进行定性分析。

(本文图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考古人员在搬运石块



存有完整人骨的墓穴

相关链接

考古花絮

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考古发掘从2010年开始调查与测绘,2011年进行试掘,到2012年大面积发掘,前后历经3年时间,在此期间,考古工作者经历了种种艰辛和不易,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刚开始找测绘点就费了好大力气。工作人员架起全站仪,从温泉县城一步步找,沿途砂石道路颠簸难走,工作用车多次爆胎。拍全景图时,由于航拍价格贵,又没有热气球,工作人员只得租用当地气象部门的气象气球从空中采集图像。气球太轻,在空中不好控制,为拍一个片子,往往要花一上午时间。后来,足足用了一周时间才拍好。

最让人恐怖的是遭遇狼群。当时5名考古人员正在山前草地上打草,为开掘工作做准备,突然,不远处,七八只狼立在那里,一动不动瞪着他们。大家手里有镰刀、剪刀,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双方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狼群终于离开。

它们凛然地站立在草原上,身着长袍,一手执杯于胸前,一手于腰部握住佩剑的剑柄。简单的雕刻手法刻画出了他们的大体形象:佩戴耳环,披发于肩,八字胡须,表情严肃。这就是分布于新疆北到阿尔泰山,西到伊犁河谷,东到天山东部的几百尊草原石人,考古学家黄文弼认为这是突厥人留下的。黄文弼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曾在上个世纪初踏勘过新疆的草原沙漠,是中国考古界对这一片地区的认识的奠基者,他的判断和认识几乎无可置疑。

武士石人的猜想

新疆博物馆研究员王博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草原石人,他对新疆的草原石人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与分类。在他找到的草原石人中,一手执杯一手握剑的石人最多,被称为“武士石人”。“武士石人的特点,就是个体肖像化非常明显。它们很可能是依据某个人雕刻的,很可能是为某个人立的雕像。”王博对于一些武士腰部雕刻的腰带带上发现,这是中国唐代的样式,而他们腰上挂的刀,也和唐代的铁刀非常相似。

唐代,在北方草原上活跃的正是突厥族。对于突厥人,汉人有着非常恐怖的记忆。《北史·突厥传》和《隋书·突厥传》记载,突厥的骑兵在战斗中杀死一个敌人,死后就在墓前立一石,有杀人成百上千的,死后就立成百上千的石头,史书上把这种石头叫做“杀人石”。

《北史·突厥传》和《隋书·突厥传》记载,突厥的骑兵在战斗中杀死一个敌人,死后就在墓前立一石,有杀人成百上千的,死后就立成百上千的石头,中国的史书上把这种石头叫做“杀人石”。

新疆草原石人猜想

南香红

草原上那些石人会不会就是杀人石?他们一手握剑仿佛随时准备拔剑而起,他们一手握饮器,会不会就是从塞人传至匈奴的用敌人头颅制成的酒杯?中国的《汉书》和希腊的希罗多德的书中记载,塞人和匈奴人将敌人的头盖骨沿眉毛处锯开,外面用皮革蒙住,里面用金片镶嵌,作为喝酒的杯子使用,而匈奴人的后裔突厥人显然继承了嗜血的传统,一个战士一生值得夸耀的都会在他死后的墓前呈现杀人石。

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些石人是不是突厥战士杀人的记录,因为在新疆没有出现过一座墓前有成千上百石人的情形,新疆的石人都是各自分散在草原上,最多的不过三五座。但蒙古和俄罗斯的考古学家们确实发现过一座墓前立有很多石头的,和中国史籍中记载的杀人石非常相似。

石人究竟何人所立?

关于石人的疑团未解之时,新疆小洪

那海石人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小洪那海,位于伊犁昭苏县东5公里。这里曾是广袤的草原,石人就是以这片草原的名字命名的。小洪那海石人高2.3米,用花岗岩雕刻而成。石人头部有冠,冠下梳着50多条发辫,披于身后腰际,右臂屈于胸前,手中执杯,左手握刀。小洪那海石人与新疆所有石人的不同之处在于,石人的左侧及腰部以下部位赫然刻着一些类似于文字的符号。日本学者吉木丰·森安孝夫调查研究后发现这些石人很可能是突厥汗国时期君主的雕像。

但是,阿尔泰克木齐石人的发现颠覆了人们对于石人是突厥人文化遗存的全部认识。这种石人身上都有一个用石板砌成的长方形矮墙,墙里中间位置是用4块石头对砌起来的石棺,石棺有方形和长方形两种,还有一种石砌墙中间是用石块堆起的石堆墓。每一个面向东方的石人,仿佛像是这些石制墓的守卫者,又像是墓葬的标志。墓葬的考古发现道出了一个事实:这些石人所属的年代至少比突厥石人早1000多年。它

绝不是突厥人所为,因为那时候突厥民族还没有在草原上形成。

但是,一条文化的脉流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草原上的民族经历了上千年的变迁,但一颗文明的种子却在各民族之间传递,石人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8至9世纪,近2000年薪火不断。

近2000年的欧亚草原上葬俗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目前的考古发现证实,至少有只葬人肢体的“肢葬”,有多人葬在一起的“丛葬”,有仰身屈肢葬,后来到了突厥时代演化成火葬,再后来又恢复到土葬,但是墓前立石人却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那么,草原石人的传统是始于什么样的民族,又被什么样的民族传承呢?草原上剧烈的民族迁徙和融合又对人类今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拼凑起来的历史

没有史籍,没有完整的考古资料,欧亚草原的史前历史只能是一部拼凑起来

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阿尔泰山是一个联结欧亚文明的纽带。西方崇尚黄金的部族向往着这轮金山的宝藏,一条早于丝绸之路上千年的黄金之路就在马蹄之下开通了,而翻越这座金山就能遭遇东方文明。

我们从历史的片断花絮里得知这些草原民族融合的壮阔历史。公元前10至前7世纪,西方称为斯基泰人,中国称为塞人的民族席卷而来,从他们遗留下来的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可以看到希腊的文化传统。考古实物证明,他们在从西方向亚洲草原的漫游途中完成了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但是,到公元前1世纪这种文化却突然之间绝迹了,白种人从这里退潮,或者说,黄色人种将自己皮肤的颜色染上了金山。

我们将这个新到的民族称为匈奴。考古学家认为,在白色和黄色之间,应该有一个间歇期,在这个关键的胶着时代,一个民族显然征服并占据了这里,他们很可能就是匈奴人的先祖,是他们

最终接手并改变了这里的文明。

匈奴人的到来,推倒了草原民族迁徙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他们的第一次胜利便是打败了与塞人同宗的月氏人,公元前177年,匈奴人冒顿单于之子用月氏王的头盖骨做了饮酒的杯子,月氏人败走西方。而月氏人的迁徙又推倒了更多的骨牌,建立在阿富汗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大夏帝国被月氏人占领,帝国崩溃,希腊文明如冰山雪崩一般流散到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而汉与匈奴的冲突致使匈奴人产生了分裂,一支匈奴人归顺汉朝,另一支唱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悲歌向西而去。他们打败了伊犁草原的乌孙人,征服了咸海草原上的坚昆人,最终定居在楚河畔的草原,但追击而至的汉将还是砍下了匈奴王的头颅,这支匈奴人从此销声匿迹。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所终,直到公元4世纪末他们突然渡过顿河和伏尔加河入欧洲……

一支支民族如白云一般在欧亚草原上飘过,但草原石人却沉沉地压在大地上,为这些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载的种族做证,成为他们漂流灵魂的归宿之所。这种以石为记的文化传统甚至悄悄渗入到东方,有学者认为中国人为死者在墓前立石的传统就是来自于草原石人,这种传统始于战国,盛于秦汉,然后绵延至今。(节选自《众神陨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有删节)